

大众艺术丛书

· 演唱集 ·

喜相逢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大众艺术小丛书

喜相逢

·演唱集·

喜相逢

辽宁群众艺术馆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包括六篇演唱。

前五篇都是爱情故事，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歌颂了农村青年的幸福生活和他們热爱集体、勇于向旧思想进行斗争的精神。

最后一篇歌颂了一位忠心耿耿，办事一秉大公的育林模范。

这些作品，可用二人轉、大鼓等形式演唱。

喜 相 逢

辽宁群众艺术馆編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 17,000字·印数：1—13,09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0·208 定价(5)0.08元

中華小學藝文大

目 录

· 藝 林 苑 ·

- 喜相逢 宮欽科 (1)
- 偷 杏 孫運明 (6)
- 独木桥 孫運明 (10)
- 西山月 孫運明 (13)
- 無風起浪 趙 恒 (17)
- 山林一片青 張 胆、盧錫和 (19)

喜相逢

宮 欽 科

(鑼鼓声中男女舞上)

女：灣灣河水流向東，
男：雙雙鳥兒舞晴空，
女：梅河兩岸風光好，
男：滿山秋花向日紅。
女：河南岸那是“鋼鐵社”，
男：河北岸農業社叫“東方紅”。
女：“鋼鐵社”有個姑娘王麗麗，
男：“東方紅”有個小伙張有成。
女：王麗麗前年秋高小畢業，
男：張有成是去年初中畢業生。
女：先後都參加了農業生產，
男：勞動積極又熱情。
女：處處都帶動青年打頭干，
男：耕、種、鋤、割樣樣通。
女：社主任開會常到一塊兒，
男：要介紹兩青年來把婚成。
女：兩個人來來往往常通信，
男：可總沒見過面談談愛情。
女：春耕夏鋤忙趟地，

男：要會面都舍不得耽擱工。
女：這一日，正是中秋佳節，
男：合作社放假歇一天工。
合：他們倆約定今早去會面，
地點就在小河東。

(男女齊下，女上)

女：萬里無云天晌晴，
早霞緋紅射窗櫺。
王麗麗今天起的格外早，
滿面春光喜盈盈。
大長辮梳的光又亮，
辮梢上結着兩條大紅綾。
臉上輕擦胭脂粉，
唇邊淡淡抹口紅。
換上身粉地藍花、藍花粉地
新大褂，
千層底的圓口黑鞋是大絨。
打扮完拿過鏡子照一照，
臊的她小臉蛋象朵芙蓉。
迈步出門把他會，

(男上)

男：走进来生产队长赵国同。

女：(白)“赵队长来了。”

男：(白)“这是那家的闊小姐?”

清早起打扮的花枝招展，

准知她不串亲戚就是进城。

問一声：“王丽丽要到哪去?”

女：一句話問的我滿臉通紅。

我要是告訴他真情實話，

談不成害怕他傳出名聲。

“我……我要找王二嫂替个

鞋样，

給二哥做双鞋邮到广东。”

男：“我当你有啥要紧事，

替鞋样改日再去行不行?

社里头摘下的鴨梨不能再

放，

隔一天再去卖的有的要扔。

这个損失不算小，

减少了社員收入那怎能行。

动员过几个人都不願去，

中秋节要休息都不进城。

無奈何我只好来把你找，

你进城卖趟梨行不行?”

女：王丽丽一听心里乱，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

下直翻騰。

早約好今早河东我倆相会，

从春耕到夏鋤盼到歇工。

假如若再失掉这个机会，

那一天才能談談心情。

初次約会怎好失信，

他等我等不着会伤感情。

又一想社里卖梨更重要，

擱爛了少卖錢叫人心疼。

这真是公私利益分水嶺，

个人的利益要看輕。

思过来想过去卖梨要紧，

吃苦事共青团員要打先鋒。

叫一声：“赵队长馬上就走，

挑筐卖梨我去进城。

今天还正好是中秋佳节，

卖的快回来再办我的事情。

我就到南园去把梨裝好。”

男：“我去拿扁担和筐繩。”

(男女分別下，女上)

女：太阳东升滿天紅，

大道上車如流水馬如龍。

王丽丽肩担鴨梨把路赶，

走起道来大步流星。

道兩旁紅花綠草如水洗，

閃閃露珠亮晶晶。

小学生三五成群捕螞蚱，

河灘上黃牛白羊如在画中。

良辰美景無心賞，

心里不忘赴約事情：

这时候他一定正把我等，
那知我进城卖梨走在途中。

等不着他定会說我失信，
埋怨我定約失約心不誠。

也許会生我气断絕来往，
备不住还說我变了心情。

思思想想往前走，
(男上)

男：身后赶来張有成。

我右手拿着柳条棍兒，
左手牵着“菊花青”。

公路上南来北往人喧嚷，
大車小輛擰成繩。

手打凉棚往前看，
有一位姑娘赶路程。

肩担着鴨梨一大担，
走起道来快如風。

藍花旗袍被汗染，
油黑的兩条長辮垂在前胸。

看年紀也不过十八九岁，
弯生生眉毛大眼睛。

困困的圓臉中流个，
满面春光帶笑容。

丽丽要能象这样，
我的福气可不輕。

恋爱結婚随她意，

她要是沒意見我就答应。

女：王丽丽聞听馬蹄响，
身旁过来人一名。

濃眉大眼瓜子臉，
二十多岁挺年輕。

头戴一頂新草帽，
紅扑扑臉堂笑盈盈。

揚鞭打馬往前走，
看样子也象要进城。

想到这里開口問：

“同志啊，你拉着大馬往哪
行？”

男：“我进城去給牲口治病，
昨下晚冷丁得个干抽瘋。”

女：“你进城咱倆搭伴走，
省着我一人孤伶伶。

集上的鴨梨行情怎么样？
价錢高低相不相应？”

男：“这个事你可問住了我，
从过年我这是头次进城。

整日里春耕夏鋤忙生产，
沒有事那能进城耽误工。

今天是八月中秋节，
咱們社放假歇一天工。

偏赶上‘菊花青’忽然得病，
一夜溜馬到天明。

清晨起来还不好，
社員們过节休息都不进城。
为过节耽悞牲口把病治，
咱怎配共青团員这光荣名
称。”

女：王丽丽听着微微笑：
“咱們倆遇的是一样事情。
熟透的鴨梨再擱一日，
有一些要爛坏就得白扔。
过节休息是小事，
眼看着财产損失怎能行。”

男：“做事情先得要考虑整体，
不应该先打算个人事情。”

女：王丽丽一边答应一边想：
这小伙思想进步積極热情。
張有成要能够象他这样，
社主任他真是長正了眼睛。

男：張有成步行三五回头一看，
抬头蹠脚望河东。

丽丽她一定正把我等，
怎知我进城治馬正赶路程。
定的是不管刮風和下雨，
不見不散在河东。

第一次相約我就失信，
往后还怎么談爱情。

她要是等等我不見，
說不定要和我斷絕交情。

女：（白）走了半天道，說了半天
話，我还不知道他姓啥、住哪
呢。

問一声：“同志家在哪住？
那一个合作社里把田耕？”

男：“我家住河北五里堡，
合作社名叫‘东方紅’。”

女：（白）“东方紅？”

男：（白）“对啦！”

“姑娘你家在哪住？
你們的生产社叫啥名？”

女：“我家住河南長崗嶺，
‘鋼鐵社’是县委書記起的
名。”

合：原来兩社紧挨紧，
只有小河中間橫。

女：問一声：“同志你貴姓？”

男：“我姓張名叫張有成。”

女：（白）“張——有——成？”

男：（白）“弓長那个張。”

女：他这一說不要紧，
臊的我低下头来臉通紅。

張嘴不知說啥好，
心里一陣乱扑登。

我当他是那一个，
原来他就是張有成。

好漂亮一位年輕小伙，

思想进步积极热情。
我挑着担子离开走，
怕的是他来问我叫啥名。

男：正说话她为啥不往下唠，
真叫我丈二和尚——头脑摸
不清。

莫不是那句话说得不对？

莫不是那句话说于理不通？

莫不是那句话说走了嘴？

莫不是那句话说她不爱听？

手拉着“菊花青”紧把她赶，

女：我低头紧走不吱声。

男：方才她谈吐大方态度和藹，
思想进步很开通。

为什么这会变了样，
真还有小孩脾气好变风。

女：王丽丽低头一劲走，

男：张有成后面紧跟行。

女：我假装走累把担子放，

男：我回手拽住马缰绳。

女：闪出来大道让他先走，

男：让出来正路叫她先行。

女：我有心低头不语还往前走，
害怕闷坏张有成。

方才我想他难见面，

这时节开口说话又难为情。

吞吞吐吐点他一句：

“你今天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情？”

男：“别的事情都不办，
给社里买盏新汽灯。
今晚上业余剧团要演戏，
你要是愿去看我们欢迎！”

女：“今晚演的什么戏？”

男：“新排的‘模范主任吴元
明’。”

女：“你们的社主任工作怎样？”

男：“他是个共产党员办事公
平。”

女：“主任他给你办过啥事？”

男：“介绍我入团有他一名。”

女：说的丽丽抿嘴唇，
可真是天真又热情。

好象第二梁山伯，

现在他还蒙在鼓中。

我和他这样唠下去，

到天黑他也不知情。

看着有成恨路短，

我得赶快吐真情：

“我问你认不认王丽丽？”

男：听她一说吃一惊：

“原来你就是王丽丽？”

女：“对啦！那是我从小起的名。”

男：张有成跑上前抓住了丽丽

手，

女：丽丽也握住了有成双手不放松。

合：高兴得心里砰砰直跳，满面笑容喜盈盈。

高兴的是俩人终于会面，欢喜的是俩人都是为公。

男：“为治马我来不及给你写信。”

女：“怕梨烂我顾不得把信来通。”

男：“我以为你一定早把我等。”

女：“我以为你一定扑了个空。”

男：“我以为你一定把我埋怨。”

女：“我以为你一定把我气生。”

男：走过去忙把梨挑担肩上，

女：羞答答伸手接过马缰绳。

合：这真是天配良缘巧相遇，想不到二人相逢在途中。

柳林中百鸟枝头齐歌唱，

欢送着甜蜜蜜一双青年进了城。

(男女齐下)

偷杏

孙运明

前进乡前进社在西山前，有一个社员叫刘永宽。

小刘今年十八岁，

个头儿不大又粗又圆。

他那样都好就是好讨厌，

憨脸皮厚，嘴尖舌快，还挺饷。

这一天，他们一队去帮三队把地镪，

刘永宽高高兴兴去应援。

五六个小伙都挺楞，

只干的汗流浹背湿透衣衫。

镪到晌午吃晌饭，

吃完饭上后山树根底下去抽烟。

刘永宽举目留神看，

一家小院在眼前。

土墙不高绿草封顶，

房坡年久被青苔铺严，

房后有一棵青枝绿叶儿大杏树，

那大杏儿半拉青、半拉黄叫人眼

饷。

刘永寬一捅郑国栋，說：“你看，那杏兒可真是招人稀罕，要是弄几个煞煞口，那可是又解渴又敗火又甜又酸。”說着便拽住郑国栋：

“走啊，咱們何不偷它几个尝尝鮮。”

国栋說：“这种事情我可不干，爬牆上树老夏大爷准罵咱。

你爱吃，我这里还有两个，給你，这玩艺兒就是一个酸，一点也不甜。”

刘永寬接过杏兒来眨巴眨巴眼：“哎，你打哪兒整来的？你快談一談。”

国栋說：“你吃你的不用管，要是怕来历不明就还給咱。”

刘永寬一听連忙吃下去，一边巴达嘴一边打算盤：三队的吃喝玩艺我心有数，十八架黃瓜，一处瓜园，杏树只有兩家有，一家姓夏，一家姓韓。

东头的那院杏兒早摘淨，就只有这老夏家，还留在树上边。郑国栋什么时候弄到的杏兒，其中定有巧机关。

我問他来他不講，好好好，我这就亲自出馬調查一番。

刘永寬想到此处忙站起，假装喝水走进老夏家院里边。他活象八府巡按去私訪，不声不响往院里鑽。不料想，汪汪汪，窜出一条大黑狗，

直奔小刘要扯衣衫，小胖子慌忙就把石头撿，“呆着！”跑出来一个姑娘把狗看。

只見她短袖襯衫白如雪，小兜上綉着一朵綠牡丹，黑頭髮襯着紅扑扑的臉，水玲玲的大眼双眉弯，虽然沒笑看着也象笑，真好似年画上画的一样般。

小刘說：“我想喝点水。”姑娘說：“請进屋坐吧，抽顆烟。”刘永寬走进当屋把水缸找，伸手就把水瓢端。

咕嘟咕嘟喝了个够，擦擦嘴来把話談，說：“同志，你怎么挺面善？”

姑娘說：“我姓夏，名叫夏桂蘭。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

你是不是一队的刘永寬？”

啊，刘永寬說：“你咋認得我？”

夏桂蘭一笑說：“因为你是剧团演員。”

小刘說：“我們剧团有个郑国棟，他可常提你夏桂蘭。”

一句話說的姑娘紅了臉，皺起眉头不答言。

小刘一見明白了：

好家伙，碰着你們的心尖兒就不談。

接着說：“剛才他还給我两个杏兒，

說是你給他的，他嫌酸，轉手又送給我刘永寬。”

夏桂蘭滴溜溜將身一轉，咬着牙走进屋里边。

小刘一看風头不順，扔下瓢，一溜烟跑到地里边。

第二天，夏桂蘭碰着了郑国棟，大眼睛一瞪把臉翻，

說：“你們男子太可惡！随随便便到处胡乱談。

今后咱倆別說話，省得你当着人家議論咱！”

这姑娘說完此話回身就走，郑国棟想攔沒敢攔。

眼看桂蘭进了院兒，

他蒙头轉向摸不清北和南，不表国棟心头惱，

再說小胖刘永寬。

正歇气，轉眼不見郑国棟，妥了，这小子一定会去会夏桂蘭。

眨巴眨巴眼睛又来了道兒，一路小跑来到夏家牆外边。

爬上牆头往里看，見后窗大开，听听有人言。

悄手躡脚溜下去，足尖点地輕如棉。

寻思寻思先上树，一边摘杏兒，再听听窗內言。

只听得男的說：“你小心点兒。”女的說：“不怕，你心放寬。”

又听得男的哎哟一声喊，

女的說：“看，誰叫你直門乱动彈！”

刘永寬听到这兒下了树，將身兒猫在窗下边。

听窗里兩人咯咯一陣笑，刘永寬只当是国棟和桂蘭。

那知他可猜錯了，原来是桂蘭給爹爹把衣縫。

小刘窗外忍不住，“呀——呔！”大喊一声，把爷倆吓

的一窠。

老夏头一伸脖看見了，
有一个短粗胖的小家伙直奔牆
边。

老夏头一个箭步跳出窗外，
牆头上慌了刘永寬。
急忙偏跨想往外跳，
糟了，叫人抓住一条腿，想跑也
难。

这小子狠劲一蹬腿，
咕咚，老夏头鬧个面朝天。
小刘趁机跳出牆外，
一看，我的天哪，一只鞋掉在牆里
边。

老夏头在牆里不住口的罵，
刘永寬心里犯了难。
有心蔫不登地去鏟地，
鞋丢一只，咋对人言？
想到这里忙开口，
叫声：“大爷，你听言，
不用吵来不用罵，
風不动草不搖，事有根源。
都只为你閨女拿杏兒送禮，
別人吃，我撈不着，那能不饑？
你老头不該把我攆，
都是社員，为什么厚待小郑，慢待
我刘永寬？

你今兒个还給我鞋还罢了，
不給我鞋，咱就沒完！”

老夏头这一气非同小可，
哆哆哆的一門打战战。

罵一声：“你小子白活十八九，
紅口白牙不吐人言！”

我，我爱給誰来就給誰，
饑死你，一点兒也不可憐！”

听說你在外边胡言乱語，
說什么国栋和桂蘭。

桂蘭嫁他我同意，
你再乱說，叫你小子認得咱！”

說完話操起一根打狗棍，
出院就攆刘永寬。

桂蘭上前將爹攔住，
刘永寬吓的直跑往前窠。

那边来了郑国栋，
見小刘光着只脚丫連跑又帶顛，

急忙一把来扯住：
“小刘，为啥跑的这么欢？”

老夏头手拿木棍随后攆，
桂蘭紧跟在身后边。

小刘一見說：“放开我！”
一甩手，抱着腦袋跑下山。

三人一見哈哈笑，
單看看从今后刘永寬的嘴兒还有

边沒有边！

独木桥

徐运明

一树杏花刚开放，
阳光才上玻璃窗，
路北那家小院里，
春风刮出来人一双。
头前是个中年妇女，
后跟着一个年轻姑娘。
要问二人名和姓，
一个姓李一个姓王。
李氏她在沈阳住，
来接外甥女儿王芸香。
领着芸香去看对象，
和她一同上沈阳。
出门顺着大道走，
蓝天绿草满目春光。
歌声伴着点葫蘆响，
野花掺合着土味香。
姊妹们正在壕下种苞米，
小伙子在路旁点高粱。
噉噉喳喳、嘀嘀咕咕都把芸香看，
这边臊坏王芸香。
问我害的什么臊？
芸香我早有如意郎。

姓赵他叫赵国玉，
我俩相好情意长。
可恨爹妈反对我俩好，
捎书去信搬请来这位二姨娘。
好象是“三堂会审”把我劝，
软硬逼我上沈阳，
逼的我实在没办法，
答应她先把相片邮去一张。
二姨说相片不可靠，
我说那叫他下乡；
二姨说工厂不给假，
我说我在社里播种忙；
二姨说不去不能妥，
我说不妥那就黄！
我妈一旁急了眼，
抓把花生就往我脸上扬。
我芸香今年不过一十八岁，
好比那刚冒嘴的莲花初见太阳，
猛然遇上暴风雨，
倒叫人落花顺水无主张。
有心去找社主任，
怕人家不管这份闲勾当，

有心去找王乡長，
父母情腸怎肯伤；
有心去把国玉找，
害怕他知道心發慌。
無奈何跟着二姨走，
到那里，我不答应也無妨。
可是啊，我的心意誰知道，
就怕那国玉怀疑我小芸香。
我偷着往路旁送一目，
哎呀呀，果然他兩眼發直停住犁
杖。

有心向他說明去意，
众人面前难把口張。
想到此处忙开口：
“二姨呀，新鞋挤脚我回去換一
双。”

李氏拉芸香往前跑，
叫声孩子听端詳：
“二姨給你找个科長，
吃香的、喝辣的还住楼房。
凡是新鞋都挤脚，
挺上一会兒又何妨。
到沈阳千万别这样，
忸忸怩怩不大方。
城市里男女都講自由恋爱。
不象咱乡下土姑娘。”
芸香不語低头走，

一步一挪到河旁。
清清的河水嘩嘩淌，
有根木头上边塘。
二姨她好比桥一样，
弯弯曲曲晃晃蕩蕩。
我有心不言不語把桥上，
显見我真是個土姑娘，
夸金說玉誘惑我，
不給她厉害的她不醒腔。
开言我把二姨問：
“有个道理你老講講，
你說城市講恋爱，
比我們农村更大方，
公园影院随便逛，
跳舞滑冰成对成双，
那个人既然是科長，
女朋友一定比我强，
为什么他就都不爱，
偏爱乡下土姑娘？
莫非城市姑娘他买不动，
單看咱娘們綢緞眼沒長心腸。”
(白)“哎呀哎呀，你这孩子啊，你
你你……哎呀。
人家心直又面矮，
別看是科長可挺本當，
不少人給他介紹对象，
跳馬猴似的他都‘隔快’。

就是喜欢庄稼院的，
俗語說，一个人一路眼光。”

“二姨你說話前后不一样，
为什么一会一样变化無常？”

听你夸过他会跳舞，
影院公园常会姑娘，
为啥又說他面矮？”

(白)“是——啊我，
我也是听別人瞎乱講。”

芸香我又是气来又是笑，
越想越觉着太荒唐。

我是一定不能去，
我跟国玉是扎下根的兩棵丁香，

家乡里栽农村里長，
新社会給我們水分和阳光。

(白)“二姨，我不去了！”

(白)“我的媽亲哪，你在家說的牙
对牙口对口，沒过河就变挂
了。沈阳那边，我大包大攬，
滿口答应下来了；你不去，我
有啥臉見人哪？好孩子，就
当上二姨家串門啦。鞋挤
脚，二姨背你。”

王芸香暗思量，
独木桥前心發慌。

往西看，一道黑烟火車跑，
往东看，一片綠柳罩村庄。

我要果真乘車走，
好比摘瓜上市离了秧，

这可不同把門串，
再想回来难进村庄。

我也曾笑話过别的姊妹，
找对象好象跑山行。

这回临到自己头上，
怪話謠言可咋搪？

不用說国玉心上留痕迹，
干活也觉臊的慌。

有心不上沈阳去，
我这个二姨也难搪。

王芸香站在桥头心無主，
猛見一朵黄云飞出庄。

黄塵影里馬兒跑，
上边坐个年輕郎。

細看好象赵国玉，
莫非他前来追赶小芸香？

精神一定来了主意，
哎哟一声坐在河旁。

叫声二姨我来了病，
头迷眼黑手脚發凉。

再走一步我也挺不了，
李氏一見着了忙。

上前就把芸香抱，
先揪脖子后挤太阳。

二姨你咋下毒手？

孩子，揪揪撥撥比那吃葯強！

正是娘倆你推我搦，

馬跑如飛到橋旁。

馬上跳下趙國玉，

這可喜壞王芸香。

叫聲國玉來的好，

事在危急請你幫忙。

國玉一看明白了，

伸手扶起王芸香。

芸香抓住馬鬃忙上馬，

一抖繮繩馬蹄揚。

不往西去往回走，

李氏他跟在馬后鼓腮幫。

芸香光笑不說話，

國玉想氣氣二姨娘：

“大伙斷定你不能走，

主任叫我来幫忙。

我要不來可咋辦，

还得介紹人背新娘上沈陽。”

小李氏聞听這些話，

臉上一陣青來一陣黃。

原來你倆是對象，

做就的扣兒把我誑，

欠一欠把她拽下馬，

狠狠給她几巴掌！

又一寻思拉倒吧，

還有你那胡塗二爹娘。

可惜我大老遠白跑一趟，

跟人家馬后跑，喘氣都不香。

李氏賭氣回了車站，

那一对有說有笑回了村庄。

西山月

孫運明

高粱穗兒紅豆叶落，

社員們都把刀把兒摸。

這一天正是中秋節，

青年隊在路旁把地割。

十一二个棒小伙，

打头的他叫張永德。

身輕刀快頭前闖，

后邊一伙緊跟着。

一氣兒割完一塊地，

一个个舌干口燥想水喝。

剛想派人去取水，

從東邊來了王翠娥：